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補註附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并序

前漢書韓信已平齊地漢王立爲皇帝齊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乃使使赦橫罪而招之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橫謝使者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帝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到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客皆賢聞其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橫與兄榮皆田儋從弟顏師古曰尸鄉在偃師城西[illegible][illegible]東也

京洛陽也樸墓在偃師諸本多作十九年東如京按十九年秋公為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田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洪興祖云公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為東都長安為西都而此云東如京何哉或云菁本作自東如京公其年春三上書來社不報五月出京來歸河南至是自京何為邪公其年二十八尔抑不過求仕於京師此孟子所謂皇皇如也

貞元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愈（一有自字）東如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心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按地理志唐都長安號曰西京洛城在東號曰東都亦漢之遺制班固張衡各賦其事是也公以貞元十一年正月三上宰相書不報五月戊辰遂東歸蓋墳墓在河陽東歸省焉復自河陽而東入洛將以求仕故曰東如京也道出偃師祭橫墓焉）

復志賊所謂出國門而東鶩突洛師而根望是也是時不得志於京師謀西居洛其後廬於嵩山之東至十二年遂自洛入汴以從董晉之命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歔欷悲傷也音虛希欷又許既切禁音居吟切止也余既愽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一作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抑所寳者一作之非賢亦天一作大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孟子荅周霄者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迷誤也類沛偃仆也楚辭曰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自古死者非一夫兮至今有耿光踸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平聲

歐陽生哀辭 并序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唐史有傳所載事跡多出此哀辭【補註】傳云李翺爲詹傳今考之文公集則云矣惟孟簡爲之傳小說載焉大略書其爲四門助教正元十五年獻書宰相不報去遊太原涂一歧遂還京卒詹父母老矣公所謂以志養志今乃爾耶疑好事者託簡爲之辭也及覽詹集有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有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之句則知小說所載爲不誣矣新史於文藝立傳大槩本公哀詞其曰集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卒年四十余集十

卷衍于廿袁一
詞所無也

歐陽詹世居閩越泉州即古閩越之地詳在送惠師詩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為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即位德宗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一有治其地常袞京兆人相代宗後以事貶守潮陽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卒于官其後閩人配享袞于學宮云按唐志福建觀察領福泉建江四州以福為治所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詞者袞故親與相宾

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涖其民云云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讌饗必召預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一作二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

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毅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遠（一無遠）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詹有文集傳於世李貽孫爲之序大和中子爲福建團練副使日詹之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唐文共十篇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巳諾其命而詞竟未就價有文又蚤死大中二年訪其其裔獲其孫曰謝不可使歐陽氏之文泯絕其所傳也爲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志云）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詹（一作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

詹今其死矣（本傳云卒年四十崔羣哭之甚哀）詹閩越人也父毋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待而歸爲父毋榮也雖其父毋之心亦皆然詹之（一無之字）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毋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誌（一作傳又作說）余（一有故字）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一作詹）父毋而解其悲哀以卒其（一作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曾子之養曾皙常恐有違故孟子曰養志若牛羊謂口體之奉若三牲者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嘗平時年方四十終要必死兮願永不一作不永傷友朋一作親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既一作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高一作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遠兮魂魄流行祭祀之一作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救一作益兮卬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

亦難志

題歐陽生哀辭後

補注 公與群詹同年以吾所爲合於古語見叔孫通傳云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口浪切伉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詁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一作無怨志益堅九愈之爲此文蓋痛一作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

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一作其）文必求其義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義下舊本無則進巳下十一字）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一有可字）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一作毀譽）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閩川名士傳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八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遊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爾即酒泣而別仍贈之以詩尋除國子四門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

死矣苟歐陽使至可以是為信乃遣之絕筆而逝及使至女弟如信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哭之按此傳蓋當時士大夫皆謂詹惑一妓而死故公之哀辭非獨哀詹抑亦以辭時人之惑歟故末句云則知歐陽生也無惑焉其意可知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太子舍人助之子柳宗元為之墓誌曰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為舉進士二十年用博學宏辭為秘書省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不練而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日某原曰某助見本集獨孤郁墓誌補註申叔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卒哀辭中語大率與寄崔羣書同蓋太史公伯夷論也于時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君賦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 楚辭天問

日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行何爲而怒一作恐邪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一無著懸邪抑其蒼茫無端而暫寓於其間邪死而一作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處一作見其旁一作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爲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按唐吏穆員懷州河內人字與直工爲文章杜亞留守東都辟佐其府累遷侍御史卒

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朝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一本無此二十六字）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歸（一作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求自山子之俊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一（一作不可而可）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佐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寮閑有疑忘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嚮在手君揚其鑣（鑣馬銜也悲矯切）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我復（一作復我）以誠終

日與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惡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赦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唐志凡寃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案我于獄相從係縲貫生可一作何樂曲死可一作何悲一云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一作王人內憫其私進退之難居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貞父寧告歸東都以秘書監致仕卒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一作音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經一作絰孰云孝

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一作哭）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食外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補註當正元之癸未揚皇威而左授公正元十九年冬自御使出陽山也過郴州識李使君其詩有李員外寄郴筆則所謂獲承筆之饋貸也有又魚招張功曹則校又魚之短韻也正元二十一年以順宗赦從掾江陵待命于郴郴在衡山之陽則所謂俟新命于衡陽費薪芻於館候也娭詩信於誓蹉遂成函於不芻救則李使君其年遂死柩過江陵公以是祭之永正元年冬也正元二十一年八月改永正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諸本）（一云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一無故字）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前漢鄒陽書云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知與不知也言不相得自少至老猶新若知情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傾蓋謂交蓋駐車也）顧意氣之何如局（何一作）日時之足究當身元之癸酉陽皇威而左授（酉當作未按公以言事貶陽山令貞元十九年癸未別知賦曰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是也當以癸未為正）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荒炎南方也仆僵也匹候切）歷貫部而西邁（西當爲南傳寫之誤）邇清光於（於一作而）暫覲言君（一作

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貫而奚售貫賣也售賣去手也對公腹躍追程而進故雖暫遇不交一言猶責物之不售也衛谷風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賈音古承丏切哀窮老一作追之無圖寧自憂以一作而自副

辱閭訂之綢繆情飽饑而愈疲接雄詞於章句

窺逸跡於篆籀篆籀古書也秦時史籀造篆以故有籀文籀音胄苞黃

甘而致于一作貽潘安仁笑賦披黃苞以授甘蜀注云苦橘也甘皮黃故曰黃苞衰剝之也

獲紙筆之雙質投又魚之短韻媿翻瑕而舉

秀侯新命於衡陽費新勞於館侯新命謂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順宗即位大赦公得內徙任便居住故來郴也當時未有法曹之命故曰侯謝命於衡陽衡陽者當作桂陽蓋郴州為桂陽郡也故下句云泝以湖之空明衡陽即衡州也於理不通

候館市樓也見巡府西詩空大亭以覓處趣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溥沃煩腸於一作以清酌航北湖之空明飄鱗介之驚透浮休南遷錄云郴州北湖廣十餘里自唐以來最爲勝如退之所謂航北湖之空明者也自前法已來卞涸爲田然尚洲澒澒極望退之詩又魚沼張功曹又曰回頭爲郡張公子皆自連州北歸時郴州江上事宜州樓之豁達哭管啾一作湫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一作寃愁於徃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穀張子也居厭切三穀言三夜也按公後至衡洲題合江亭詩文窮秋風平分新月澣半破及八月十五贈張功曹詩則知此秋月三穀在八月十五之前也逮天書之下降酒低迴以宿留宿留當作仿留見南山詩天書謂江陵法曹之命也念睽離之在

期謂此會之難又援縞紵以託心示玆誠之不謬縞紵以結交見贈齊有衆詩儻後日之北還還當向還指李使君而止言也約窮歡於一晝雖椓倖之酸寒要援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猶斯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昧遂成凶而不救見銘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送𢉄莫單盃而哭柩特李使君與公相別未幾死於郴州柩過江陵感而哭之時永貞元年也羨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雊彼儉人之浮言雖百年一作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冤幸竊觀其始終敢不一無不字明白而

故復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按此則知李使君始亦以讒獲罪貶于郴州遂死貶所公既知其終始將欲於朝申雪之

祭薛公達助教文

補注公達正元九年進士仕爲國子助教元和四年二月十四日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世祖諱昞故變曰景後同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自得相因

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東門撫棺

敵惟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一云若在人前酋

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季友員外文

集有墓銘闕誤時陸宣公典貢舉季友正元八年進士公同年至是元和十年九二十三歲其詳見公所誌銘

維年月日愈等一云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謹庚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二員外之

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爲邦

彥各以文售辛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以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僻廿外遷公事內迫家私中胥與歎無復昔時如何於今（今一作昔）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喪乃歸陽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訖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得（德一作）敘情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署員外文

此篇雖名祭文實四言詩體也【補注】公正元十九年冬與張俱自御史爲令南方張爲郴之臨武公則連之陽山而陽山路張出臨武蓋由郴踰嶺而後至明年冬相會於界上見取公驂而去明年以順宗即位二月二十四日赦偕爲椽江陵張後爲京兆府司録又爲河南令弃官去公嘗誌其墓矣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一云維元和十二年彰義軍節度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遣其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一無十二字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德宗貞元十九年公與署同受詔爲監察御史峙立也音文里切君德渾剛

標高揭己音紀有不吾如唾猶汙寧言挾邪之甚余驚
而狂年未三紀顡題愚也音隊摩切與憝同乘氣加人無敢挾
侍一作無挾自詩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
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
二公為御史權幸不喜皆側肩帖耳以伺其過後果被讒皆得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郴州臨
武令聽音吾飛鼯也猱音奴刀切猿屬公赴江陵詩言陽山吏民似猿猴牢獄也言險惡之地
如牢獄也歲弊寒兇雪虐風饕一作號顛於馬下我泗
君咷咷徒刀切說文曰楚人謂泣不止曰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
南山終南山也公詩曰前年遭讒責探歷得邂逅是也守隸防失觝項交
跖跖足也洞庭漫汗粘天無壁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界漫汗水廣

大貝上音莫半切風濤相豗中作霹靂濤大波也豗擊也音灰霹靂雷激也追程盲進帆舡箭激南之一作上湘水巫氏所

沉二妃行迷泱蹤深林湘水出零陵坳注洞庭南行者必循水而上故日南之湘水巫氏巫原也二妃舜婦也皆見送惠師註山哀浦思鳥獸叫

音余鳴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縣謂臨武也郴山在臨武之前按九域志郴州西南到連州三百九十里故日南踰也把醆

相飲後期有無言未定也期宿界上一夕相語郴連二州之界自別幾時遂一作復變一作偏寒暑枕臂敧眠加

余以股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以足加帝腹上枕音職任切僕來告言虎

入廐馬無敢驕逐以我騾去騾驢子也音土東切去音起呂切

君去是物不駿於乘枚叔七發云乘牡駿之乘虎取而往來

貪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十二支貪虎屬也徵當依徵寅謂翌日也徵懲戒也言翌日爲寅虎必復來當戒備之膺當也魯頌閟宮之篇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而左傳亦云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預以爲承音懲楚言則習俗相傳其來也遠故韓公於此亦用之蓋郴州在春秋戰國時皆楚地也東坡九仙山詩六山前慝虎跡侯吏鐃鼓競我生本艱奇丵蒲釜甑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胃侯吏還驚虎吾有命即與君俱膺之意也

猛獸果信惡禱而憑言虎果畏信其德義不敢爲害非禱於鬼神以却之也惡音烏

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

非余望者郴州有騎田嶺今謂之臘嶺即五嶺之一州在嶺之上則南順宗以位公遇赦北還故出此嶺中署待之於此復與胥會也時二公皆內徙爲江陵府法曹

郴山

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遻無捨遻逢也心不欲見而

見曰遻音五各切楚辭九章曰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浮休南遷錄曰郴州城中有冰水自西流東謂之沉河東北山嶺隆峻謂之蘇仙山上有蘇仙觀城中有蘇耽宅橘井仙毋墳存焉西門裏有義帝墳及覇又有王仙成仙羅仙觀大抵神仙事跡居多乃古來山林深邃人迹罕到因神仙所宅也裏外僧舍十餘匪惟出山最爲幽勝自離京師涉江淮以來惟郴州城中有流水又有愈泉卓劍泉皆在城中溪上尤多奇石劍泉者俗謂之卓劍泉言英布追殺義帝于此卓劍而成泉也愈泉者歐之獲愈泄皆清流激冽浸灌資利餘見祭郴州李使君及廖道士亭

衡陽放湎一作酒熊咆虎嘷不存令章罰籌蝟毛

衡州爲衡陽郡言放意於酒喧呼嘲謔競如熊虎之衆又以令爲罰籌之多有同蝟毛也唐人酒令見人日登高詩沉酒曰湎湎音弥兖切咆嘷皆猛聲上音蒲交切下音呼刀切楚辭曰

虎豹兮熊咆又曰虎豹嗥

委舟湘流往觀南岳 此謂順流北歸也南岳衡山在衡州湘潭縣界

雲壁潭潭穹林攸擢 爾雅曰稍稍者擢郭云謂林稍亦無枝柯稍擢長而殺者

避風太湖七日鹿角 太湖洞庭湖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宮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水經曰湖中有鹿角洲浮休南遷錄去湖中自石橋港舟行數里東望培塿迤邐林薄有曰鹿角洲有巡檢司去青草湖十餘里

鈎登大鮎怒類豕狗 鮎大魚也音乃兼切蜀本圖經曰鮎有三種口腹俱大者名鱯音護背青而口小者名鮎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鮠一名河鮀三魚並堪爲臛美而且補[illegible]洪駒父云狗音許角切豕聲也今世韓文本皆作怒頭豕豹非惟無理兼不協韻

變盤炙酒群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 尻音丘刀切說文曰脾也漢東方朔傳曰尻益高階下音亥雅切洛下褱下皆同首下音亥駕切

下馬伏塗從事

是遭（詣[illegible]從事皆尊貴[illegible] 塗鄖爲下也下音亥駕切）子從博士君

以使已（憲宗即位公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既 而邕管經略使奏署爲判官尚止于此）

巳也止　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

兩都相望於別何有（公分教東都生君署爲京 兆府司錄參軍前漢賈捐）

之（曰京兆 郡國首）解手背面（禮疏主人請 賓平敵之辭）遂十一年君

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閼死休吞不後宣刑官屬

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署爲尚書刑 部員外郎以）

（守法不阿下遷虔州刺史虔州 爲南康郡昌當作康聲之誤也）明條謹獄氓獠

户歌用遷澧浦爲人受蹇（以刺澧州爲 音于僞切）還家東

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

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裴度伐蔡辟公爲行軍司馬毗調汴師韓洪俾出兵助度討賊哭不憑棺奠不親筵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殞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李郱之母郱有墓銘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冑于茂族配此

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爲婦爲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正元初進士第累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遷給事中憲宗悅之拜御史中丞後暴卒唐史有傳公時爲比部郎中史館脩撰會監薛嘗務浮屠監虛者商賀官爲姦坐于頔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劾究之得贓十數万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憲宗有詔釋之存誠不奉詔鑒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杖內詰獄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就無實貶未幾復爲給事中會中丞闕帝謂宰相曰特

匽無易存識者乃後命之暴亟帝詰之左掖南臺共傳故事其謂給事中御史中丞府所爲也

維年月日一云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閏八月乙巳朔十五日己未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察外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共傳故事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御史中丞也詩人墨客争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豈止彰不愍之悲且傷與亡之歎況某等忘言斯久

知我最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求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補註 裴不知其爲誰

維年月日愈等一云維元和九年月日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侍郎直史館脩撰韓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平問群儒拱手宗祝聽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

不允符天亶克協神休至于[一作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省響賛咨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執儀異我者無逃指契動為時法言必[一作比]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覶[一作縷]石之儲嘗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游從實欽道義敢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補註]其一到任謁太湖神其二祈晴于太湖神三四五謝晴于城隍神界石神

太湖神也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
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
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
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
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
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
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
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鑒
尚饗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此（此一無此字）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此（此一無此字）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畫劉雲陰卷月日也（劉郎計切方言曰解也卷月月疑作麗白月傳寫誤也）下

篇亦去白日幸身有衣而口得食一作有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閒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神明閉人之不辜若饗一作響若合冀除于天地山川清風晴與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

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肴（一作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偷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庥（一無庥字）於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今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庥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一作茲）

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為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二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補註觀此文則公之精神豈特開衡之雲哉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一有無字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仰山山名也按唐志袁州宜春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刺史李

將順所鑿九域志曰袁州仰山峭拔萬仞不可登陟詩曰高山仰止名取此義倦游録云袁州仰山神祠自唐以來威靈頗著幅員千里之内事之甚謹豕毛之獻歲時相繼故動以數百餘輩爲群

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憫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寔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

尚饗

祭柳子厚文

集有墓銘公時爲袁州刺史補註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夢奠于柳州公以其月二十四日自潮即袁此文袁州作也劉夢得有祭文且序其集云

維年月日韓愈云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五日丙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致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淮南子曰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譬若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故日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又

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故曰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此意本出莊子至淮南子變文以鋪繹之覺音居效切寤也今俚語尚然校辨也亦音教子厚少年俊偉知名當世乃不自爰借附叔文胜人自致青雲俄而泰內例遭黜責此真邯鄲枕事也謂其行事不足記錄故直以夢比之與下文犧尊以青黃為災良馬以脫羈馽為善皆反覆為子厚文過矣至於求身行則以小人語禹錫不少假借公之筆法嚴矣哉

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鐏青黃乃木之災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於犧尊則美惡有間矣注云刻木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又加青黃文采之飾與斷棄溝中不被收用者殊犧音義按周禮司尊作獻鄭氏謂飾以鳳凰婆娑音素何切

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

中棄謂貶柳州也馽音之樹切羈音居宜切莊

子馬蹄曰連之以羈馬汪云羈馬絡頭馬事絆前兩足也歐陽赦之舟和尚碑跋云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口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自當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按本傳愈常稱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富貴無能磨滅誰紀 司馬遷書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子之自著表表 表一作奏 愈偉 宗元少年名重請復尊號表前後凡十上表表愈偉 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言當世群士不善者覩子厚之文赧然自失雖大手亦不敢較拙巧匠自謂 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及遷至中書舍人也 子之視人

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言子厚既死群輩安以文得名譬猶鷹隼一去而鷰雀紛挐也蜀都賦森摶摶而刺天歐陽公師韓愈者也及其既卒東坡弔之曰譬猶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䲡鱔而號狐狸即此意也嗟嗟子厚今也則亡有今一作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好事集云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盥手熏玉蕤香然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子厚平昔敬公如此故公有不鄙之句凡今之交一作人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本傳云宗元既没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墮徒果𣳚念子永歸無復來期一作斯設祭棺前矢心以

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集有黃陵廟碑此祭文刻其陰補註按沈傳師書云黃陵碑其後書曰其將修廟祭神文曰云云即此也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一有湘字又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陽一作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

曰如汝[一無汝字]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累[或作三或作四皆誤]年於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損]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蠲[一本頓作損蠲作佳非]不稱[尺證切]靈明[一作明靈]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石本無此四字]修而作之舊碑斷[一本中折非]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

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諱牟集有墓銘補遺牟以長慶二年二月卒公志其墓甚詳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汴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為郎

中通典曰虞部蓋古虞人之職掌京城街巷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等事焉

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

高平命副一作制儒官澤州爲高平郡遷國子司業朱衣銀魚

象服以崇鄜風君子偕老詩曰象服是宜言古人韍象作服出國史纂異曰朝儀魚袋之飾惟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仍舊錫榮考妣孝道

上窮官不滿能亦去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一作公言年踰七十可以望於八十矣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今俗本改爲踰七八年孰非望公誤矣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

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公一兄三弟相繼而起自郎官出守君三人謂常群庠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

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所漸者然也漸音子廉切自視鶵鷇望君飛鴻鳥子須毋食之曰鷇能自食曰鶵鷇音彀四十餘年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嬀立並躬公爲河南令時李爲洛陽令公送石洪序云二縣之大夫是也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詩一作不酬報德以究忍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主簿侯喜文

喜字叔起汝州人久從公學嘗以狀薦之于盧郎中以書薦之于陸負外是以登正元十九年進士第七年爲校書郎十二年爲協律郎至是然于國子主簿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殷中省進馬

佶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拾遺一作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人之云亡一作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子之亡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休于玄池之上而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竹林神名蓋起於此[illegible]祭文皆禱旱其後賀雨表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吕職司京邑祈禱實煩公時為京兆尹長慶三年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下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

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勑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醒（聞音問言無明德之馨而有腥問也醒當從腥）神之（一作于）惠罰無差施罪齊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求饗于人無媿尚饗

曲江祭龍文

（皇城東昇道坊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見曲江荷花行）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像齋戒

祀禱董仲舒書曰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人祠戶無斬木山林曝巫聚尪令以玄酒脯再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諸里社取五蝦蟇錯里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五蝦蟇焉其酒脯祝齋三日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豭猪皆燔之於四通之衢神農求雨書亦云神其享佑之將降甘雨以惠茲人一有急急如律令字

祭馬摠僕射文

唐書有傳【補注】摠貶泉州別駕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使累遷戶部尚書卒祭文與傳合交州安南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
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
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觸顛蹶
疐蹪一作顛而不躓乃得其地揔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
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揔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鋯賛
保護乃免臲卼不安皃上五結切下五骨切跋蹪進退有難上浦撥切下陟利切躓足跌也音
於卧功泉州即古閩鼓之拋見送惠師詩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殺
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蟊賊大蘇元和中以虔州刺史
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使殿領也丁鍊切禰典日安南府漢之交趾郡也初理龍編縣又徙
理番禺大唐為交州後改日安南都護府今南方夷人其足大趾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則交

故名交阯番禺縣名分屬廣州爲嶺南節度府有禺山尉佗葬於此東坡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云今以韓碑考之則馬公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故曰遂殿交州抗節番禺以是知舊史之誤當以碑爲正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久之入爲刑部侍郎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相臣謂裴度也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以誅元濟丞相歸治留長蔡師步洼柔稷昔實棘茇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吳元濟平留揔爲淮西節度使貞元初分永平之許州淮西之陳州置陳許節度使治許州号忠武軍十三年改淮西道以忠武軍領之從揔爲節度始誅鄆戎厥墟

腥臊公往涖之茲惟樂郊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三道除擴節度事見鄆州溪堂詩惟東有猘惟西有虺顛覆朋辦我有餘幾肆萃中居斬其脊尾伐定河安惟公之踶猘狂犬也居例切虺毒蛇也以喻鄆寇時東則沂密西則魏博皆乘亂逐帥惟鄆截然自居顛惣以安肆萃高貝上音劣戍切下促律切帝念一作曰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問未歸弔廬已差未燕于堂已哭于次穆宗長慶二年召為戶部尚書換校尚書左僕射方至卒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其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

四曾不儒翰酬酢文字翰音寒筆也曾不酢飽以勸
酒哉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李鄭集武公諱儒衡字廷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侍御史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而

御史一作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
帨于篋櫛比之總名音側瑟切珥瑱也音仍吏切鞶綮小囊也音蒲官切帨巾也音輸芮切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
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
吾師去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其一無其字斯

積善惡受報旋一作環復不窮也極西方有佛焉

見送靈師詩其士大夫親戚如能相為圖是佛而禮

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憮悵也音武

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

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殆而悔且一無且字曰

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方九切又安

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珮合若干種

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

韓愈聞而弔之曰

晳晳兮目存晳白也思積切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

聞奔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惠以安寒悲兮〔補註〕柳子厚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與公此言則一而公終之曰以安寒悲蓋子厚信佛而公不之信也慰斯一無斯字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集有墓銘〔補註〕郴之子漢公之壻故有婚姻之語其詳見所誌郴墓云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一作瀆厥家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遂丞

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父諸孫
盈于室堂公姑一作姑悅喜五福具有大夫士家
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致大故嗚呼哀哉愈以
守官不獲爭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
公其歆之尚饗

祭虢州司戶十二兄文

諱岌集有墓銘【補註】皇祖耆素也其孫日會日介日愈日俞日岌見於世系及公集若才此五人又有弇焉以毀中侍御死于平涼之盟其二人則逸焉公嘗志岌之墓云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于十二兄虢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惟我

皇祖有孫八人（按宰相世系皇祖諱叡桂州長史）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今日（一作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撫棺瘞不繞墳邈奔東制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補注 舊唐志正觀十四年太宗因脩禮官進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其嫂叔服宜集學者群議魏徵令狐德棻奏議引鄭仲虞顔洪都馬援孔伋事嫂叔當服小功制曰可則嫂叔在唐小功服而期服自公始故云受命

于兄服以期此公所以報也

維年月日一云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爾雅釋詁不日不辰不時也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惟嫂恩未亂一一作二年兄宦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亂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音初覲切兄會時爲起居郎詩曰是任是負負猶抱也念寒而衣念飢而餐俗作飡疾疹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荐及凶屯十二年日紀荐再也音才甸切屯難也音諄兄罹讒口承命南遷

窮荒海隅天關百年會以元載坐累部州卒夭闕於此遂爲百年之別也劉孝標辨命論云夭關紛綸莫知其辨注云夭謂年壽不長也闕小也言年何止此而不遂也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吳郡賊水浮陸行方舟結駟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歸葬河陽既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薦敬一作敬薦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

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去此來迺瞻靈輿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舊史志云貞觀中魏鄭公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寒共凱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退之幼養于嫂服朞以報可爲學士大夫法也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塋音營說文曰墓也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老成文

名老成公兄介之子兄會早卒無嗣以老成繼見韓滂墓銘老成卒于江南廬山舊宅公時在京師老成卒於祭東韓介之子退介二子長曰百川老成其季也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會介及公皆仲卿子

年月日季父愈一云貞元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其時公爲監察御史聞汝喪之七日一無七字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

孤苦零丁名弱貞蜀志李密陳情之詞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爾雅以意思爲謂之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一無幕字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妻子也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一無又字佐戎徐州使取汝者

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
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
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先（一作而字）歿乎吾
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
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漢書漢官秩差次自中二千石至斗石月十一斛州縣佐史之類）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
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
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
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
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

蓋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謂始傳聞老成卒時凡乎皆疑辭也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而一無而字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二者皆凶訃下文見嗚呼其信然矣信一無信字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

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其與幾何杜云言將不久幾音居豈切死如一作而有知其幾何離一作雜其無知悲不知一無知字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一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補注汝之子始一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湘後登長慶三年進士昶生綿衮綿咸通四年衮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氏之後者如此孰謂其不可冀其成立也其文蓋公謂嘗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亡對後二

（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其自得之）汝去年書云比（一作此）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一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一無極字）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時（一作言）日月（一作月日家人謂六月十七日老成家人也來時老成尚無恙故惶惑不知）蓋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傳（一作稱）以應之耳（言歿以六月二日者亦妄也此言老成之死皆得於傳聞不知果何日也）其然乎其

不（一作不其）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一無終葬字）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焉（一無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以相養以共居（一云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得憑其棺窆（窆之葬下棺也音陂驗切）不得臨其穴吾行（一作何）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下（一作角）生而（一作之）

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䰟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耶其不知（一有也字）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

補注 周況之妻韓俞之女於公爲姪女公猶爲中書舍人元和十一年也其詳見公所誌墓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

周氏二十娘之靈嫁而有子女子之慶纏疾中年又命不永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允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尚饗

祭姪孫滂文

補註老成二子湘滂於公爲姪孫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為潮州湘滂二姪孫實從行其年冬公移袁州滂至袁得疾以卒遂葬袁州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

於輩流強記好文又少與以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何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絶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李干之妻干有墓銘【補註】李氏二十九娘則公之姪女也皇甫持正誌公墓公六女長嫁李漢次嫁宗懿次許嫁陳氏餘未笄而嫁唐路隋傳又以蔣係爲公壻其二逆焉若夫周況張徹妻則俞之女李翺妻則弇之女皆以姪女見于公集此其李干妻歟公常誌干墓曰太學博士頓丘李干余兄孫壻也年四十八長

慶二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則于爲公婿孫婿而二十九娘者于之妻明矣其日合葬者先于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祖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藏盇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煢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悲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補注 張給事者徹而公之從子婿也元和四年進士長慶元年七月甲辰幽州盧龍軍亂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洪靖以反徹時爲節度判官以罵賊遇害朝廷贈給事中詳見公所誌墓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士乃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平聲讀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斡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策節前人是從鑾輿嗟咨鑾年八十也化緒切易右大鑾之轝御史闕人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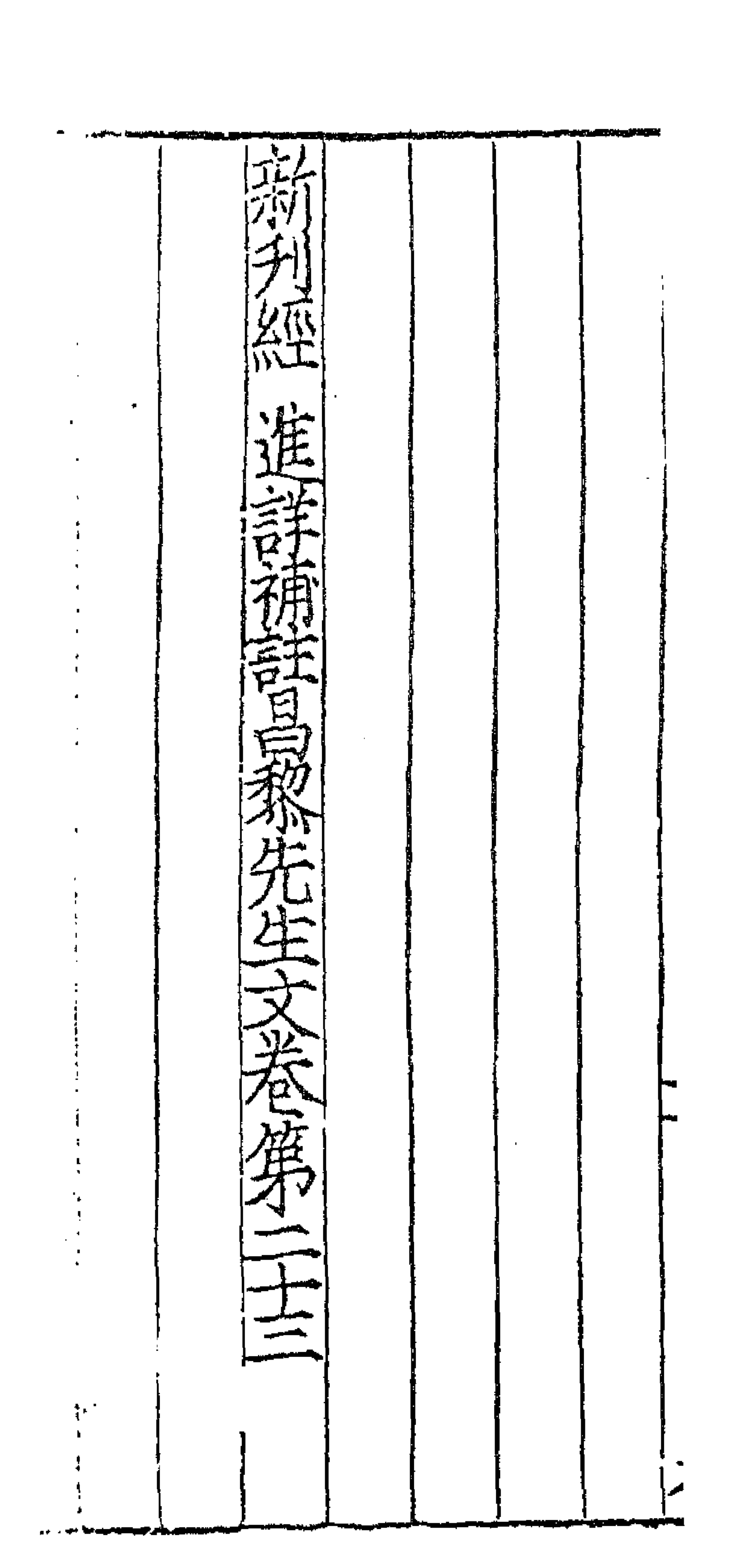
於朝大廈之構兮斤未揉府遽幽都頑得未卒豎君之賴乃表乞留男遷廢中失衣象板惟妻之趨豈利之賤砥豺發豐閭府胥剝償其恨把君獨高脫囊刃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為徒謀讓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無知懟壓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從才用切)惟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掩(一作於)葬與(與一作)從東歸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

名挐女加切集有墓銘【補註】女挐公第四女也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公以狀言佛骨出刺潮州其年二月二日女挐死于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其後公為京兆尹以長慶三年十月四日發其骨歸葬河陽先原此文殆歸日所以祭也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嬭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女之靈嗚呼昔汝疾亟（一作極）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旣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一作上以）輿走朝至暮天（一作大）雪冰

寒一作霜傷汝一作女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寃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寃寃一作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柔一作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三